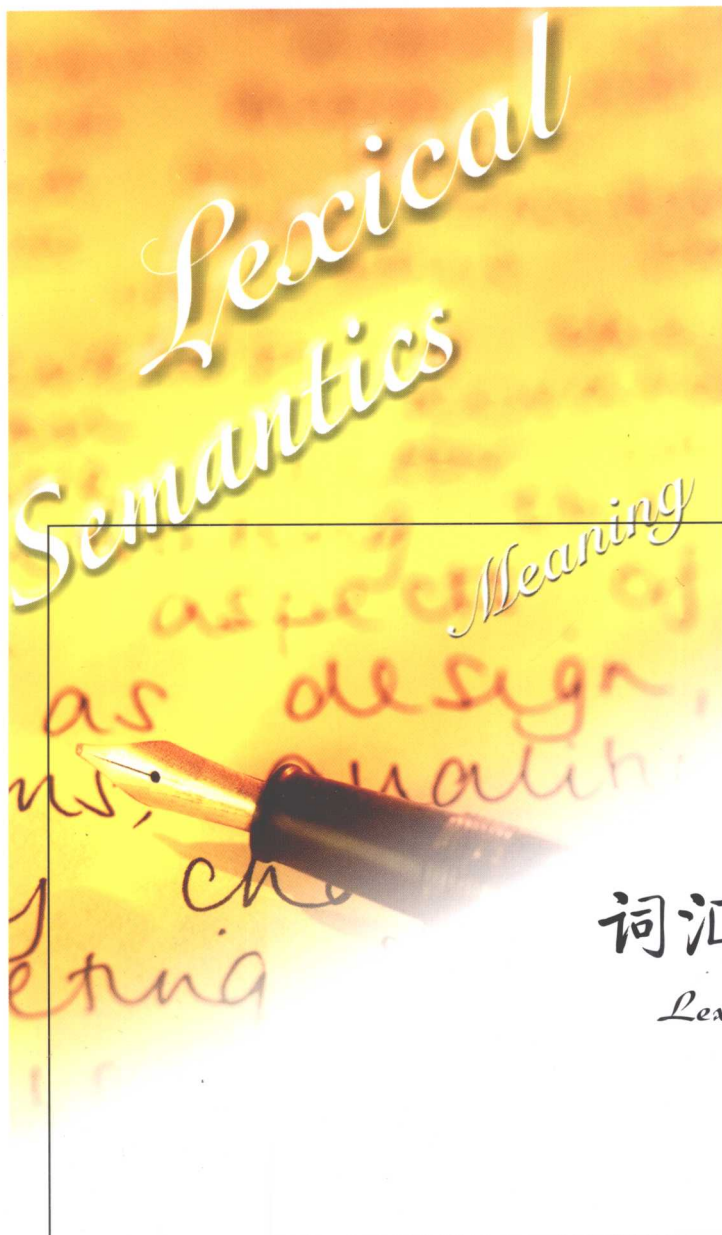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词汇语义学

Lexical Semantics

[英] D.A. Cruse /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剑桥大学出版社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西方语言学视野

Lexical Semantics

词汇语义学

[英] D. A. Cruse 著

董秀芳 导读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剑桥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词汇语义学 = Lexical Semantics: 英文/[英]克鲁斯(Cruse, D. A.)著.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9. 8
(西方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视野. 西方语言学视野)
ISBN 978-7-5062-7299-5

I. 词… II. 克… III. 词汇学; 语义学—英文 IV. H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89491号

Lexical Semantics (0-521-27643-8) by D. A. Cruse first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reprint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2009

This book is in copyright. No reproduction of any part may take plac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r Beijing World Publishing Corporation. This edition is for sale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only,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o SAR and Taiwan, and may not be bought for export therefrom.

此版本仅限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销售, 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中国台湾。不得出口。

词汇语义学

Lexical Semantics

著者: [英]D. A. Cruse

导读: 董秀芳

责任编辑: 王晓燕

封面设计: 然则设计公司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http://www.wpcbj.com.cn>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137号(邮编100010, 电话010-64077922)

销售: 各地新华书店及外文书店

印刷: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11 × 1245 1/24

印张: 15.5

字数: 405千

版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62-7299-5/H · 1032

版权登记: 京权图字 01-2008-1918

定价: 3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西方语言学视野

专家委员会

主 任 沈家煊 陆俭明 胡壮麟 桂诗春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言仁	王 寅	文秋芳	方 梅	王立非
王初明	王建勤	王洪君	冉永平	冯志伟
宁春岩	石 锋	江 荻	刘丹青	朱庆之
任绍曾	刘振前	岑运强	陈永明	何自然
李小凡	李向农	李战子	李柏令	陆丙甫
陆汝占	沈 阳	吴海波	吴福祥	汪国胜
杨永林	杨亦鸣	杨信彰	张伯江	张德禄
张 博	姚小平	胡建华	姜望琪	祝畹瑾
高一虹	高立群	顾曰国	郭 锐	钱 军
袁毓林	曹广顺	崔 刚	崔希亮	黄国文
程 工	程晓堂	董秀芳	彭宣维	曾晓渝
熊学亮	潘文国			

总策划 郭 力

西方语言学视野

海外专家委员会

主 任 黄正德 贝罗贝 丁邦新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惠 石定栩 石毓智 孙景涛 冯胜利
刘勋宁 朱晓农 张洪明 张 敏 徐 杰

总策划 郭 力

总 序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是国内最早通过版权贸易出版影印海外科技图书和期刊的出版机构，为我国的教学和科研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作为读者，我自己也是得益于这项工作的人之一。现在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打算引进出版一套“西方语言学视野”系列丛书，一定也会受到广大研究语言、教学语言的人士的欢迎。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的宗旨是，把中国介绍给世界，把世界介绍给中国。我认为，从总体上讲，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把世界介绍给中国这项任务还是主要的。西方的语言学在过去几十年里的发展和变化是很快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成果很多，特别是在语言学和其他学科的交叉方面。跟我们的近邻日本相比，据我所知，我们翻译、引进西方语言学著作无论在速度还是数量上都是有差距的。不错，从《马氏文通》开始，我们就在不断地引进和学习西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有人会问，这样的引进和学习还要继续到哪一天？其实，世界范围内各种学术传统的碰撞、交流和交融是永恒的，我们既要有奋起直追的勇气、独立创新的精神，也要有宽广平和的心态。要使我们的语言研究领先于世界，除了要继续继承我们传统中的优秀部分，还必须将别人先进的东西学到手，至少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然后再加上我们自己的创新。

这套丛书叫“西方语言学视野”，顾名思义，就是要开拓我们的视野。理论和方法姑且不谈，单就关注的语言而言，我们的视野还不够开阔，对世界上各种各样其他民族

的语言是个什么状况，有什么特点，关心不够，了解得更少，这肯定不利于我们探究人类语言的普遍规律。我们需要多引进一些语言类型学方面的书，看来出版社已经有这方面的考虑和计划。我发现这套丛书中有一本是《历史句法学的跨语言视角》，另一本是《语法化的世界词库》，都是从各种语言的比较来看语言演变的普遍规律。还有一本是《语言与认知的空间——认知多样性探索》，大概是从语言的多样性来看认知方式的多样性。这都是值得我们参考学习的。

请专家给每本引进的书写一个导读，这是一个帮助一般读者阅读原著的好办法。种种原因不能通读原著的人，至少也可以从导读中了解到全书的概貌和要点。最后希望世界图书出版公司能不断给这套丛书增添新的成员，以满足读者的需求。

沈家煊

2007年2月

《词汇语义学》 导读

董秀芳

词汇语义学，顾名思义，是研究词语意义的一门学问，是语义学的一个分支学科。人们对词语意义的关心是很早就开始了的，这基本上是语文学的一个中心话题。不过，在语文学时期，对于词语意义的关心仅限于经典中的词语，而且研究对象是离散的，研究是原子主义的，词语意义之间的联系还未得到关注。真正意义上将词汇意义给以系统性说明的是英国语言学家克鲁斯（D. A. Cruse）于1986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Lexical Semantics*（《词汇语义学》）一书。

克鲁斯曾是曼彻斯特大学普通语言学系的高级讲师，讲授语义学、语用学和心理语言学，2001年退休。他的主要著作还有 *Meaning in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初版, 2004 第2版), 与 F. Hundsnurscher、M. Job 和 P. R. Lutzeier 合编的 *Handbook of Lexicology* (De Gruyter 2002), 与 William Croft 合著的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等。克鲁斯还写了一系列论文 (Cruse 1994, 1995; Cruse & Togia 1995 等), 把认知语言学方法带入词汇关系的研究中。

克鲁斯的《词汇语义学》是第一本系统研究词汇语义学的专著，在该领域影响深远，被国外很多大学列为词汇语义学课的参考书。William Frawley 在本书出版后的第二年在国际权威语言学杂志 *Language* 上的 book notices 专栏对本书作了介绍 (*Language*, Vol. 64,

No. 3, 649 页), 他认为这本书将基础的材料与成熟的分析结合了起来, 是一本很好的书。Adrienne Lehrer 也于 1988 年在 *Journal of Linguistics* 上发表了对本书的书评 (*Journal of Linguistics*, Vol. 24, No. 1, 203-207 页), 书评称本书提供了对词语间关系的详尽分析, 为结构语义学和研究自然语言的词汇结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Murphy (2003) 认为克鲁斯的《词汇语义学》和莱昂斯的《语义学》(Lyons, J. 1977. *Semantic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是英国结构语义学传统的最好代表。在国内, 汪榕培、顾雅云编译的《八十年代国外语言学的新天地》(1992) 一书有对克鲁斯《词汇语义学》部分章节的节译, 可以参看。

本书的特色主要有以下两点:

(1) 对词汇中存在的意义关系的全面描写。本书对于同义关系、反义关系、上下义关系、分类关系、整体和部分关系等词语间关系都作了深入的分析。Frawley 称这本书是“一本分析词汇关系的手册”。

(2) 对词语意义极为精微的分析。词汇语义特征是丰富而微妙的, 内部差异很大。作者成功地对此作出充分的揭示, 并提示给读者词汇语义中大量可以研究的方面。本书还提出了很多对意义进行形式验证的分析手段, 针对不同的语义关系提出一些测试框架, 非常具有启发性, 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思维的细致与严谨。

全书的整体框架如下: 前三章主要涉及语义研究的一些基本方面, 包括词汇语义学的研究领域、词汇结构的确定、词汇项的确认、意义的确认和区分(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区分模糊和歧义)等。这前 80 多页可以看做是对词汇学的一个很好的纲要性的说明。以下章节就进入对词汇关系的讨论。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词汇关系的一个总体介绍, 第四章分析了词汇关系背后的几种基本逻辑关系, 第五章介绍了词汇结构的两种形式架构: 分枝的层级(branching hierarchies)和比例系列(proportional series)。第六章和第七章讨论了两种类型的分枝层级, 其中, 第六章讨论的是具有分类关系的层级, 第七章讨论的是具有整体部分关系的层级。第八章讨论不分枝的层级, 第九章至第十一章讨论反义关系, 第十二章讨论同义关系。

下面是对全书内容的分章节介绍。由于每章中作者论述到的方面多而细，因此本文只介绍了导读作者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些内容，举例也没有完全遵循原书，有些例子作了简化。

第一章 词汇语义的语境研究法

1. 语境研究法

作者在第一章中提出了本书的研究方法。作者假定，一个词汇项的意义特征会全面地反映在与实际的或潜在的语境的对比关系中。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出现时，显示出来的具体语义总有不同，因此，要想了解词义，就必须把词放在它可以出现的语境中来观察。这里所说的语境限制在语言学意义上的语境，而不包括语言外的语境。

2. 区分语义和语法

作者在本章中着重讨论了如何区分意义和语法。他认为，虽然在意义和语法之间划出清晰的界限并不容易，但两者还是可以脱离到足够的程度，使得对词汇语义学的研究得以进行。

一个句子不可接受可能是由语义的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由语法的原因造成的，因此有必要区分语义上的不合格与语法上的不合格。

如果一个不可接受的句子只能通过替换一个或几个开放类的成员而变得可以接受，那么这个句子的不可接受是由于语义的原因。如：

?? It's too light for me to lift. (?? 这个东西太轻了我提不起来。)

这个句子的奇怪是由于语义原因引起的，可以改成 “It's too heavy for me to lift”，需要改变的是句子中的成分 light，这是一个形容词，属于开放类的成员。

如果不能通过替换开放类的成员来挽救句子，但可以通过替换一个或几个封闭类成员而使句子变得可以接受，那么这个句子的不

可接受是由于语法的原因。如：

* They goed home.

这个句子的不可接受就是由语法原因引起的，可以改成：“They went home”，改变的部分是过去时的表达法（由加后缀-ed 变为异干形式 went），表达过去时的词缀属于封闭类的成员。

一个句子可以同时表现出语法上的不可接受和语义上的不可接受，如：

* The green idea sleep.

要想使上面这个句子正常化，需要两个独立的操作。一个是对封闭类成员的替换，将句子变为：

The green idea is sleeping.

另一个是对开放类成员的替换，如：

The green lizard is sleeping.

有时，同一个不正常之处既可以通过改变封闭类成员也可以通过改变开放类成员而得到纠正。例如，以下的 a 句改成 b 句或 c 句都会变成正常的句子：

- a. * The table saw Arthur.
- b. The table was seen by Arthur.
- c. The rhinoceros saw Arthur.

应该指出，语法和语义是不能完全分开的，因为语法成分也是有意义的，语法的意义与词汇的意义会相互作用。

不过，在上面这种情况下，还是有一些原则来区分语法和语义因素。当一个句子既可以通过改变开放类成员也可以通过改变封闭类成员而得到纠正时，如果可以用来替换的开放类成员可以组成一个在语义上有某种共同特征的集合，那么句子的不可接受就是由于语义上的原因（尽管也会涉及语法），否则就是纯粹由于语法上的原因。上面的句子主要是语义的原因造成的不可接受，因为可以用来替换的开放类成员可以组成一个类，有共同的语义特征，即都具有“有生”的特征。而下面要举的例子中，b 句和 c 句也都可以用来纠

正 a 句, b 句改变的是封闭类的成员, c 句改变的是开放类的成员, 但是可以用来替换的开放类成员并不组成一个类, 没有共同的语义特征。可以替换 bake 使句子正常化的词, 如 take, shake, forsake 等作为一类词并没有独特的语义属性, 它们实际上具有的是共同的语法特征, 即用加-en 来构成过去分词。因此下面这个例子中 a 句的不可接受纯粹是由于语法的原因:

- a. * The cake was baken.
- b. The cake was baked.
- c. The cake was taken.

另外, 如果改变语境可以增加一个句子的可接受度, 那么句子不可接受的原因是语义方面的。改变出现的语境不会提高一个不合语法的句子的可接受度。

3. 语义研究应该依赖的材料以及如何获得材料

作者指出, 研究语义有两类材料可以利用: (1) 母语者的语言产出, 观察母语者如何使词与词组合在一起对了解词的意义很有启发。(2) 母语者作出的语义方面的判断。

人们是用句子进行交流, 而不是用孤立的词, 所以一般母语者并不具备精确地解释词的意思的能力。母语者对于句子的直觉比对于词义的直觉更敏锐、更清楚, 也更可靠。因此, 本书对词义的判断尽量基于词所出现的句子。

由于普通语言使用者不具备解释意义的能力, 因而直接询问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并不是获取人们头脑中的语义知识的好办法。应该的做法不是提取人们对于“意义”的直觉, 而是提取人们“关于意义”的直觉。虽然“关于意义”(第二性的语义直觉)离研究目标远了一步, 但是如果选择合适的话, 可以更为清楚, 也更为可靠。

作者讨论了如何在研究中对直觉加以控制。作者指出, 我们真正想知道的东西太复杂了, 不能从被询问者那里得到直接的直觉性的答案, 我们必须向被调查者询问他们可以准确和可靠地回答的问题。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语义判断是一个句子是不是奇怪 (odd), 这是母语者可以作出可靠回答的。而且, 母语者经常可以排出句子正常度的等级。母语者还可以有蕴含 (entailment)、平行 (两对词

语之间的语义对立在性质上是一致的，如“like; dislike”，“approve; disapprove”）等关于语义的直觉。这些直觉可以归结为更简单的可接受度的判断。以下有些章节中的分析就利用了这些直觉。

作者的上述论述是非常有意义的。意义的研究一向被认为是复杂的、微妙的，要想让对语义的研究像其他科学研究一样建立在坚实可靠的数据之上，就应该注意研究的方式，让复杂的规律建立在清晰的、可以把握的判断之上。作者在全书中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在对词汇语义关系的讨论中，随处都注意提供一般语言使用者可以作出判断的检验框架。

4. 词义和词义特征

作者认为，词义的每个方面都可以反映在合适语境的语义正常性（和非正常性）特征模式中。两个词项之间在语义正常方面的每个区别都显示了意义的差别。一个词项在各种语境中遇到的全部正常关系称为它的语境关系（contextual relations），词的意义就充分反映在其语境关系中。

作者对词义特征的分析要比一些仅仅关心真值条件的语义分析丰富得多。他指出，语义特征除了可以是必有的（*crierial*）和不可能的（*excluded*）之外，还可以是被预期的（*expected*）、可能的（*possible*）或者是不被预期的（*unexpected*）。比如，“会叫”（*can bark*）是“狗”（*dog*）的一个被预期的语义特征，但不是必有特征，这一点可以用出现在“P, but Q”框架中语义正常或是不正常来检验。人们可以说“*It's a dog, but it can't bark*”，但是下面的说法就会很奇怪：“*?? It's a dog, but (and) it can bark*”。

第二章 词汇单位的组合定界

1. 词汇单位的确定

本章主要是从组合的角度来切分词汇单位（*lexical unit*）。词汇单位必须包含一个语义要素（*semantic constituent*），并且是一个词。这样，在作者所定义的词汇单位中就不包含粘着形式和成语，尽管粘着形式也可能是语义要素，如 *disobey* 中的 *dis*。作者认为，英语的粘着形式有意义，但其意义不稳定。如 *in-*有意义，但在以下词中意义不同：*inhale*, *impertinent*, *impossible*（*im-*是 *in-*的语音变体）。

对于语义要素的确定，作者有很细致的观察和论述。“复现的语义对照” (recurrent semantic contrast) 试验可以作为确定语义要素的方法。简单来讲，确定一个成分是不是语义要素，就是看将句子中的这个成分用其他成分替换之后，新旧句子的语义差别可不可以在其他句子中通过相同的替换而复现。如果能够复现，那么这个成分就是语义要素，反之就不是。

2. 语义标签和语义指示语

作者提出了“语义标签” (semantic tallies) 的概念。比如，cranberry 中的 cran，只对意义起区别作用，指出是一种 berry，就像数字编号一样，说不出具体的意义，因此可以看做一个语义标签。cranberry 中的 berry 则是一个“语义类别标志” (semantic categorizer)。语义标签和语义类别标志合起来才构成一个语义成分 (semantic constituent)。cranberry 中的 cran 是纯粹的语义标签 (pure tallies)，与有意义的成分没有任何联系。另外还有与有意义的成分有联系的“不纯的语义标签” (impure tallies)，如 red wine 中的 red，并不是单纯的颜色词，red wine 是酒的一种。对比 red dress，其中的 red 就是单纯的颜色词，red dress 不是一种特定的 dress。但是 red wine 中的 red 仍与颜色有关，所以可以看做是不纯的语义标签。

作者将那些并不是语义成分、但却在语义功能上与同形语义成分有关联的形式总称为“语义指示语” (semantic indicators)。可以区分出“完全的语义指示语” (full indicators)，如 blackbird (画眉鸟) 中的 black-和-bird，和“部分的语义指示语” (partial indicators)，如 greenhouse (温室) 中的-house (温室不是房子，但是跟房子一样是一种建筑物)。

语义标签和语义指示语这两个范畴有重叠的地方。不纯的语义标签同时也是 (完全的或部分的) 语义指示语。语义指示语也包括语义类别标志，语义类别标志一定是完全的语义指示语。

第三章 词汇单位的聚合和句法定界

1. 词汇单位和词位

在本章中，作者区分了词汇单位 (lexical units) 和词位 (lexeme)。词位是指词典中所列的条目，是可以加上各种屈折变化

的词的形式。词汇单位指具有稳定的和离散的语义特性的形式意义结合体，实际就是词位的一个义项。词汇单位存在于反义关系、上下文关系之类的语义关系之中，并从组合方面以不同的方式跟语境互相作用。

词汇单位的意义方面可以称为词义 (sense)。词义要表示单一的意义“量子”，但它们在数量上不必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一个词位可能包含的义项的数量是没有限制的。词位可以与无限量的很多词义相关联，但是词位的量一定是有限的。为什么我们不说词的不同意义是不同的词位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词的不同用法的数量在原则上是开放的。“个体-类型”(unit-type)歧义的存在可以证明词的用法的无限性。很多名词都可以既指称个体，也指称类型，而可以指称的类型的数量是无限的。比如，this apple (这个苹果)在下例中既可指称个体，也可指称类型：

How much is this apple? (这个/种苹果多少钱一斤?)

this apple 可以指称语境中存在的一个具体的苹果，这是指称个体的用法；也可以指某类苹果，根据不同的语境，this apple 具体指称的类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可以是某个品种苹果，也可以是某种产地的苹果，还可以是某一供给商的苹果，等等。

作者的结论是：词库有很大的创新性（主要指词义方面）。类似语法，词库也包括有限的方面和无限的方面。词位可以看做词库中有限的方面，而词义则是无限的。在语言使用者的大脑词库中，（相对）有限的词汇单位跟某种规则结合起来，可能产生无限的新单位（即非特殊储存的单位）。

2. 歧义和笼统

在本章中，作者花了很大篇幅论述对歧义 (ambiguity) 和笼统 (vagueness) 的区分。比如，cousin (堂兄弟姊妹、表兄弟姊妹) 可以指男性也可以指女性，这是语义笼统，而不是歧义。bank 有两个意思：银行和河岸，这是歧义。作者提供了区分笼统和歧义的方法：

(1) 第一个直接验证方法：有歧义的词语义不能完全由语境决定，如果换一个同义词会丢失一部分信息；但语义笼统的词的语义是由语境决定的，换一个近义词不会丢失信息。如：

Arthur washed and polished the car. (亚瑟洗了车并擦亮了车。)

John lubricated the car. (约翰点亮了车。)

在以上的两个句子中, car (汽车) 的不同部位被涉及: 洗和擦的是车的外部, 点亮的是车的内部, 这种语义的不同是由语境决定的。可以用 automobile 替换 car, 信息不会有任何丢失, 所以上句子中 car 具有的不同语义是由于语义笼统。

Her husband is the manager of a local bank. (她的丈夫是一家本地银行的经理。)

At this point, the bank was covered with brambles. (在这个地点, 河岸被荆棘覆盖。)

如果用 place 替换以上句子中的 bank, 就会丢失信息。因此, bank 的不同语义不是完全由语境的修饰作用 (contextual modulation) 所决定的, 所以 bank 的不同语义是歧义。

(2) 第二个直接验证方法: 具有歧义的词的两个语义都可以独立最大化 (independently maximisable)。最大化是指语义在有些语境中不能缩小外延, 这就是说, 如果一个词的两个意义, 一个比另一个的范围大, 由于范围大的词义可以由于语境的作用而只指称其所指范围中的一部分, 那么要论证这两个意义之间的歧义关系, 就必须找到范围大的词义独立于范围小的词义的证据。比如, dog 有歧义, 可以指狗, 也可以专指公狗, 如果这两个意义的确是歧义关系, 那么这两个意义应该是独立存在的, 应该能找到 dog 只能泛指狗而不指其中的一类 (公狗) 的例证, 也能找到 dog 只指公狗而不泛指狗的例证。事实是, 的确可以找到这样的证据。比如, 当以下句子中所提到的狗是母狗时, 答话人可以根据 dog 的两种可能含义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

A. Is that a dog? (这是狗吗? /这是一条公狗吗?)

B. (i) Yes, it's a spaniel. (是的, 这是一条哈巴狗。)

(ii) No, it's a bitch. (不, 这是一条母狗。)

在 B (i) 这种回答中, 回答者 B 是把发问者 A 说的话中的 dog 理解为指狗; 在 B (ii) 这种回答中, 回答者 B 是把发问者 A 说的话中的 dog 理解为指公狗。这两种回答都可以接受, 说明 dog 这个词的确

是有歧义的。

但语义笼统的 monarch (君主) 一词却不会在类似语境中引发两种回答:

A. Is the subject of this poem a monarch? (这首诗的主人公是一个君主吗?)

B. (i) Yes, it is a queen. (是的, 是一个女王。)

(ii)? No, it is a king. (? 不, 是一个国王 (不是女王)。)

monarch 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指称男性君主也可以指称女性君主, 但这只是语义笼统, 而不是 monarch 这个词有歧义。因为在以上的对话中, 只有肯定的回答才是可以接受的。

(3) 第三个验证方法是: 具有歧义的词的两个义项互相排斥, 如果两个义项同时被使用, 就会造成“共轭支配”(zeugma) 类型的语义异常。如:

? John and his driving license expired last Thursday.

? 约翰和他的驾照都在上个星期四过期了。(想要表达的意思: 约翰在上星期四死了, 他的驾照在上星期四过期了。)

expire 一词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死亡, 一个是过期。在上面的句子中, 这两个意思同时被使用, 句子就不可接受。

而语义笼统的词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題。比如, cousin 可以指男性也可以指女性, 在一个句子中, 如果 cousin 在一个地方指男性、在另一个地方指女性, 不会造成语义异常:

My cousin, who is pregnant, was born on the same day as Arthur's, who is the father.

我的怀孕的堂姐(或堂妹, 表姐, 表妹, 随语境而定), 与孩子的父亲、亚瑟的堂哥(或堂弟, 表哥, 表弟, 随语境而定) 出生在同一天。

以上句子中的 my cousin, 由于后面有定语从句“who is pregnant”限制, 所以可以知道是一个女性。Arthur's 即 Arthur's cousin, cousin 承前省略, 由于后面有定语从句“who is the father”限制, 可以知道指的是男性。以上句子在表义上没有任何问题, 说明 cousin 指男性和指女性并不是两个独立的语义, cousin 这个词在语义上笼统, 但没